

命运

王贤才 著

青岛出版社

7.5



特约编辑 王月林
陈都民
封面设计 尚永强

命 运

王贤才 著

*

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
(青 岛 市 徐 州 路 77 号)
山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青 岛 新 华 印 刷 厂 激 光 照 排
胶 州 市 印 刷 厂 印 刷

*

1990 年 5 月 第 1 版 1990 年 5 月 第 1 次 印 刷
32 开 (787×1092 毫 米) 7 印 张 2 插 页 154 千 字

印 数 1—3250

ISBN 7-5436-0489-2/1·56

定 价 : 2.80 元

前 言

《命运》是“牛棚”的产物。

我不知道“牛棚”这个词条，是否收进了现代汉语辞书里，将来肯定要对这个特定条件下的怪物作出必要的阐释，但在目前，至少对国内一般成年读者来说，大约还不须说明此所谓“牛棚”并非真是关牛的棚舍。我曾经两住“牛棚”。第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经历，不在话下；另一次则是在“四人帮”打倒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个凡是”的年代，在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运动进入到第三阶段时，我在江西九江市国棉二厂职工医院，又以“临时工”的“卑微”身份，意外获此“殊荣”：充当批斗对象，关进了“牛棚”，而且长达10个月之久。这是很发人深思的，同时也从一个方面有力地说明了：仅仅打倒“四人帮”是不够的，还必须彻底清算他们鼓吹的那些反动理论和他们所代表的那条反动路线。真理标准的讨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正在于此。

刚关进“牛棚”时，照例除了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什

么都不准带，让我“考虑问题，交代问题”。“问题”当然是要“考虑”的，人的脑子不能空白一块，我这个人也不习惯于不动脑筋，不想事情的境况。我想到了这些年来的生活经历，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他们的痛苦、希望和追求。心有所感，长夜难眠，浮想联翩，怦然心动：也许我能写一点什么……

困难当然是有的，首先是没有纸。当然也给了纸，但那是要我写“材料”、交代“问题”的，数量有限，我没法要到更多的纸。

大概是看到我的确写不出什么“材料”了，又不能白白养活我这个“临时工”，于是宣布“禁闭”暂停，放我出来打扫卫生，劳动改造，但仍不准回家，继续住“牛棚”考虑“问题”。有一天，我照例在门诊打扫卫生时，忽然在缝纫室旁边的一间空房的角落，发现一堆废弃的门诊记录本，一面写了字，另一面是空白的。我如获至宝，找了几本干净点的，带回“牛棚”。

《命运》初稿，就是用这些废纸写下的。

尽管我很喜欢文学，但从来说不上是真正的作家。早年写过一些东西，主要是短篇和中篇小说，都不高明，注定是过眼烟云，留不下来；“四清”以后，文艺界“风声”日紧，就完全搁笔了。《命运》是特定情况下的产物，而且大概只能说是“副产品”，因为很多年来，我的精力主要都在自己的专业特别是翻译《希氏内科学》上。

认识我的人，特别是熟悉我在1975~1978年那段生活的朋友，看了《命运》，常常说起某人是以某某人作模特儿写的。但我要声明：《命运》是小说，不是传记文学。将来也许

我会比较全面地写一下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我一直以为，传记并不只是名人、伟人的杰作，小人物也可以有自己的传记，而且可以写得很有特色，很成功，《浮生六记》就是一例。如果说《命运》毕竟是带有一定传记色彩的小说，那也只是因为，既然作家总是乐于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等而下之，我这样的习作者，笔触所至，当然更只能限于自己最熟悉的东西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的处境一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却一直非常怀念那些岁月，不是追求什么浪漫的情趣，而是因为我仍有幸生活在母亲的身边；而现在，她早已离开了我们。《命运》是我献给母亲的一瓣心香。可怜的母亲，从来没有因为我带给她过多的忧患而抱怨过我，她也一定不会拒绝儿子这部很不像样的拙劣的小书。

王贤才

1990. 6. 5 南昌

—

1975年的夏天过早地来到了江南。刚进6月，已是一片盛暑的景象。火红的骄阳，把柏油路面晒起了一层黑黑的粘油。他第三次走到红街中学门口时，已经是午后4时了。希望是很渺茫的，或者说根本没有什么希望，但又不肯放弃那一点可怜的侥幸心理。当然，最好是谁也不知道，看一看孩子——就连孩子自己也不要让她知道。他只想跟孩子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就满足了。可是，怎样找法呢？9年了。他最后一次见到蕾蕾时，她还不满4岁。他记得她那乌黑明亮的眼睛，和那丰满而微微隆起的弧形的嘴唇；羊犄角样的小辫儿上，扎着红色或米黄色的绸花；能跟她用简单的英语对话。的确，孩子几乎是同时学会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的：汉语和英语。夜晚，他指着天上的星星问：

“What's in the sky? (天上有什么?)”

“So many stars, so many people! (好多的星星，好多人!)”孩子口齿清晰地说。

记忆中的孩子，就是这样。9年了，蕾蕾早该长大了，上学了。尽管他设想过，随着时光年复一年地消逝，孩子可能会长成怎样。可是梦里出现的蕾蕾，却总是4岁时的形象。可怜的孩子，梦中和记忆中的孩子，就这样永远凝固了，停滞了，再也不会长大……

他知道，孩子就在这个学校里；那是不久以前，母亲信

中提到的。是的，蕾蕾上中学了，应该长得很高了吧？女孩子在这个阶段，发育、成长是很快的，他甚至根据遗传学原理，从父亲和母亲的身长，计算过女儿的可能高度。谁知道蕾蕾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呢？此刻，即使女儿从他身边走过，他能认出来么？他连孩子现在的姓名都说不出，只知道她13岁了，在初二读书。但在一个学校里，13岁的女学生该有多少啊！而自己，一个40岁的人，打听一个不知名姓的13岁的孩子，又该怎样对人解释呢？他不能把自己的情况讲出来，因为他不愿意使孩子受到损害，也不愿伤害那个母亲的心。但愿他们早已将他忘怀。他只要从侧面看一看自己的孩子，像个普通的“叔叔”那样，跟她说上几句最普通的话，也就满足了。可是看来就连这样的可能性也很渺茫啊。

从学校里出来三个孩子，一男二女，高兴地说着，笑着，从他身边过去。但他们看上去不像是十二三岁，他没有叫住他们。

又出来一个男学生。接着便响起了铃声，大群大群的孩子涌出来：放学了。

他被孩子们挤到一边，站在一棵梧桐树下，贪婪地望着这些孩子们说着、笑着、打闹着、议论着，四处散去。他根本来不及辨认。一会儿工夫，都走完了。繁忙、嘈杂的中学门口，又变得清静了。一位老工友过来，将校门关上，只留下一个小门出入。他知道再没有希望了，但还是不愿走开。不知怎么，他慢慢地踱进了学校。

是啊，这就是孩子读书的地方。看不见孩子，看一看孩子读书的学校吧。明天一早，他就要离开这里了。此后，就连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再有了。

学校是一座两层建筑，有一个很大的操场。他顺利地找到了初二教室：一排五个班，五间房子。他不知道女儿在哪个班上，但是总归离女儿更近一点了。他站在教室外面，从窗口望着空落落的教室。于是他又看见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和羊犄角样的小辫儿。他努力把这张稚气的脸子“放大”，勾画出一个 10 多岁姑娘的样子……

一个小姑娘从楼上下来，奇怪地打量这个陌生人。的确是陌生的；这样的装束，在这个大城市里就很罕见。看上去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皮肤白净，戴一副宽边近视眼镜，两只镜腿颜色不同，有一只是用胶布粘起的；透过那厚实的玻璃，可以看见那双深陷而秀气的眼睛。可是穿着却很特别，在这个到处都是“的确良”的世界，他穿的是一件粗白布衬衣，还是长袖的，下面是一条灰色平纹布长裤和一双针脚很密的圆口黑布鞋。手里还提着一个式样可笑、做工拙劣的黑布包。

“叔叔，您找谁？”这是一个白净、机灵的小姑娘，大约十三四岁。

“我想找一个人，她叫蕾蕾，是初二的。”

“您早一点就好了。现在放学了，都回家了。”小姑娘说，“明天是星期日，也不上课，您得后天来。”

“谢谢，不用了。”他呐呐地说，无可奈何地走了。

现在，到哪儿去呢？最后一点希望也终于破灭了。他不可能找到蕾蕾的家里去——虽然这是可能做到的；也不可能等到后天再来，明天也不行；他一下火车就买好了船票，明天一早，就要离开这里。

红街中学在公园附近。公园的那一边是第一附属医院，蕾

蕾的母亲就在那个医院里工作，也是他一度经常来往的地方。他不愿往那边走，就折进公园这面的一条马路。

这里是清静的住宅区。街道的一面，是高层公寓楼房。路边是两行整齐的梧桐。他漫无目的地在路上走着。时间还有的是，他可以消磨到天黑以后，再回轮船码头的候船室去过夜。

忽然传来一阵铿锵的钢琴声。他惊异地站住了：那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的第一乐章^①。他已经多年没有听到它了。那亲切而又遥远的旋律，一下闯进他的心田，闯进了记忆的最深处。

第一次听到《命运交响曲》，他刚满14岁。音乐大师的伟大作品，使他，一个14岁的孩子，第一次感受了严峻的人生。从此，《命运》就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经久不忘。

但是，印象最深的，也许还是1966年暮春，在第一附属医院医生宿舍里。

那年春天，他忽然收到妻子绮纹的电报：蕾蕾患了急性肾炎！他请假南下，看望孩子。那正是肾炎的极峰期，孩子成天昏睡不醒。他和绮纹轮替着守候在孩子的床边。一个星

① 17~18世纪，屈辱的处境抚育了德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作为新兴市民阶级的代表的贝多芬，正是德国这一时期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他从《第五交响曲》起，就表现出对黑暗的反抗和对光明的崇敬与追求。《第五交响曲》一开始就向黑暗挑战。第一乐章的四个音符为先导，摹拟叩门的声音。贝多芬曾经说过：命运之神就是这样叩门的。这就是音乐史上有名的“命运叩门之声”。因此习惯上都把《第五交响曲》称为《命运交响曲》。随着重复的叩门声，逐渐展开了艰苦的探索。管弦乐曲由远而近，汹涌澎湃，宣告斗争的开始。

期以后，病情好转，解除了“病危”，不用陪住了。夜晚，当他们看着孩子吃完稀饭，安静入睡，又看过孩子的最后一次化验结果后，才带着比较欣慰的心情，离开病房。几天来紧张不安的神经，第一次得到弛缓。

暮春的夜晚，空气里有一种沁人肺腑的清香在浮动。

“今晚要给你一件最好的礼物。”绮纹说着，轻快地笑起来。7天以来，他第一次听到妻子这样的笑声。是什么礼物呢？她要他猜。他猜了很多，都没说对。回到宿舍，绮纹从衣柜里搬出一架录音机。录音带转动了；送出清晰的音乐：《命运交响曲》。

以后几天里，他每天都要把《命运》听一遍。孩子好了，假期也到了，他得回北京去了。临别前的夜晚，月色很好。他们坐在宿舍里，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尽量不让一点声音传出去。《命运》又悄悄地掠进心来。乐曲一开始就是沉重的，出现了重复的“叩门”声。他们静静地倾听着，像虔诚的教徒对待圣经一样，谁也不说话。绮纹把头依在他的肩上，紧紧握着他的手，好像要从这里得到一点力量和勇气，或者是一点安慰。

“命运之神就是这样敲门的。”他喃喃地说。这时，重复的乐音，正在摹拟着命运之神的叩门。那真是撼人心灵的神奇而深沉的旋律啊，多少年来，它就是这样感染着世界上亿万善良的人们。

但是绮纹忽然伸手把机子关了，乐声嘎然而止。他奇怪地望着她。

她那好看的眼睛里，已是噙满了泪水。她觉得那一声声沉重的“叩门”声，在撕她的心。

“《命运》是积极的。”他好像看出妻子的心情，温和地解释说。

“可是你听，黑暗的势力多强！我受不了……”

“可是反抗也立刻加强了！”他打开录音机，乐声又在春夜的空气里回荡。随着重复的叩门声，管弦乐汹涌澎湃，由远而近，战斗就这样开始了。这样的音乐，总是使人受到激励和鼓舞的。可是，在这个夜晚，为什么却给人一种特殊的沉重而压抑的感觉呢？

是的，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斗争从一开始就很激烈的。报刊上，每天都有人受到批判。开始大多是知识界的著名人士，有些是他所尊敬的老师、教授，有些是他熟悉的作家、艺术家，批判的调子粗暴、蛮横而且杀气腾腾。厄运也在向他逼近。

暴风雨的确就要来了。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他比绮纹更清楚这点。但他觉得从《命运》中，能得到某种安慰。而绮纹却感到《命运》恰恰刺中了她那感到隐痛的心。

她的心在发抖。《命运》像一面镜子，照出她那心灵深处的创伤——她虽然感受到了，但却不愿（抑或不敢）正视的创伤。她紧紧地依在他身上，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惟恐失去了他。乐曲终了，他们仍旧这样静静地坐着，捕捉那好像还在夜空里浮动的乐音。后来，她站起来，提起他的提包，说：“走吧。”他看看手表，迟疑地：“车还早呢。”“我们慢慢走着去。”

走过病房大楼，绮纹忽然说：“再去看一下孩子。”他们悄悄进了病房。病人都睡了。蕾蕾睡得那么安宁，小辫都散

开了，半裸的手臂，放在被外。他轻轻地给女儿盖上。荧光灯下，蕾蕾的脸显得更加苍白。她忽然牵动着嘴角，微微地笑了：笑得那么安详，笑得那么甜。可怜的孩子，你在梦中看见了什么？今后还能见到你么，还有身边的绮纹？他简直不敢设想。是的，什么情况都在发生。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捉摸不定的未来啊！

“亲一亲孩子吧。”绮纹要求说。

“她会醒的。”

“梦总是要醒的。”年轻的母亲叹了口气。

他知道妻子的心，但是他不能揭开这层幕。他弯下腰去，把自己的脸贴在孩子稚嫩、天真的脸上，很久很久。然后母亲在父亲亲过的地方，温柔而深情地亲吻着。她抬起头来时，一颗晶莹的泪珠，滴在孩子的脸上。蕾蕾又一次牵动着嘴角，微微地笑了；笑得那么动人，笑得那么甜。这笑容好像触动了年轻母亲的心。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喃喃地说，湿润的眼睛，热烈地、期待地望着身边的男人。但是他痛苦地避开了。

夜是宁静的。宽阔的大街上，很少行人。他们的心都压抑得厉害，说不出话，只是默默地走路，走得很慢。一片树叶落在绮纹的头上，她默默地将它取下。那是一片过早地凋落了的树叶儿。又一片树叶落下来，落在男人的肩头。妻子又默默将它取下：

“刚刚是暮春，怎么就落叶了呢？”

“什么都可能发生。”他说，又立刻感到不安和后悔，怕绮纹会追问。但是她没有做声，只是默默地看了他一眼，好

像是说：“你知道么？你也感受到了么？”

她送他上了车，找到座位，又陪他坐着，直到开车铃响，才依依不舍地走出车厢，上了月台。

他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可不知说什么好。直到车要开了，才说了声：“别担心！”

绮纹把手放在胸前，默默地点点头。

列车徐徐开动了。她跟着往前走，脚步越来越快，但终于落后了。她忽然扬起手臂，用发抖的声音说：“记着我——和蕾蕾！”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下撒满了她那清瘦的脸孔……

从此，《命运》带着一层特殊的深情，保存在他的记忆里。但是从此他也再未听到《命运》，从最后一次听到《命运》到现在，9年过去了。风风雨雨，动乱、坎坷的9年啊。现在，他又听见《命运》了，他又听见了那神秘的“叩门”声。命运之神就是这样叩门的吗？人生的旅程就是这样严酷的吗？忽然，琴声断了。铿锵的琴声，忽然从空气里消失了。他迷惘地叩起门来：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门开了，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站在门口，睁大眼睛，望着这个陌生人：“叔叔，您找谁？”

他好像一下清醒过来：“请原谅，小朋友，是我敲门了吗？”

小姑娘笑了：“我是听见叩门的声音才下来的。”

“那一定是我了，”他看看四周，只有他一个人，“我听见有人弹琴，是支好曲子，我好久没有听见它了。但是它忽然断了……”

“您喜欢它么？”

“喜欢，孩子，很喜欢。”

“那您请进吧，我可以再弹一遍。”小主人友好地说。

这是一个三开的套间。外间靠窗处，放着一架半旧的钢琴。一张圆桌，几把椅子，一只长沙发，陈设简朴而又得体。大人都还没有回来，只有小姑娘在家。

于是他又听到那熟悉的、以四个音符为先导的《命运》的乐音。琴师是幼稚的，但演奏得很认真。他奇怪：怎么会教给一个10来岁的小姑娘弹这种曲子，而且是在现在这样的年代——古今中外一切文学艺术大师备受屈辱的时代。

琴声又一下中断了。

“下面的我不会了，叔叔。”小姑娘抱歉地说。

他走到琴边，在她身旁坐下：“小朋友，是谁教给你弹这样的作品的？”

“谁也没有，”她摇摇头，“是我自己偷着弹的——妈妈不要我弹它。”

“妈妈是对的，”他温和地说，“你还小，孩子，还不是弹这种作品的时候。”

“可是，我喜欢它。”

这样年龄的孩子，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作品？他奇怪了。这大概是她自己也很难解释的事。她稍稍向旁边挪动了一下身子，让他坐在琴前。他的手刚一触到那汉白玉一样的琴键，便感到心潮如涌，难以平伏。乐曲就在他的指下展开了。

他很久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满足了。《命运》是沉重的，但它又是积极的，因为它预示：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善良终将战胜邪恶。这是肯定的，无论是艺术或人生，都是如此。走

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的历史，不也是反复说明这个深刻的主题么？

他转过身，忽然发现身边的孩子，才想到：这里还有着
一个天真的知音。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蕾蕾。”

“蕾蕾！”他的心一下缩紧了，重新打量了一下这个小姑娘：真是一张熟悉的脸！可以很容易地将它与记忆中那张稚气的脸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是真的么？这会是真的？

“你姓什么？”

“我姓周。”

“你妈妈是——”

“周绮纹，”她顿了下，又解释说：“我跟妈妈姓。这样比较合适，对吧？爸爸和妈妈都在一附院工作。”

“周绮纹，是的，绮纹。”他痛苦地说。

“你认识妈妈？”

他想了下，说：“认识。我们是中学同学——你认识我吗，蕾蕾？”

蕾蕾盯着他看了一会：“不认识。您没有来过我们家是吧？——可是我觉得，好像是有点认识的。”

是的，会认识的。怎么会不认识呢？女儿！在你血管里奔流的血液，就有着父亲的印记；你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有着父亲的遗传信息。

现在，昼思夜想，梦魂萦绕的女儿，就在他的身边了。他真想把孩子搂在自己的怀里，但是他努力克制了。他不能说更多，不能解开这个结。那会损伤孩子幼小的心灵，而且

会给这个平静的家庭投下一道阴影，甚至发生感情的裂隙。一场邂逅，使他闯进了这个不属于他的天地，见到女儿，这就够了，尽够了。不该希冀更多的东西。

“那么，您是来看妈妈的吧？”蕾蕾忽然问。

“不，我是路过的，很快就要走。”

“妈妈今天值班。不过我可以去给她打个电话，要她马上回来一下。”

“不用，蕾蕾！”他站起来，提起他的黑布包。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忽然发现里间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开始褪色的彩色照片，那是他们结婚那年拍下的：绮纹的眼睛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喜悦；新卷的头发，妩媚地覆在前额；新月一样的长眉微微扬起，那笑容也是幸福的，甜美的。她那样深情而又挚诚地望着世界，好像要把内心的喜悦，向世人夸耀。一个对生活、工作和未来充满信心的少妇。的确，这是她一生中照得最好的照片，而且再也不会会有照得更好的了。“因为这是在最最幸福的时刻拍下来的。”她说，“一生中只有一次。”而在她身边的他，她认为也是照得最好的。可是现在，他那半幅已被覆盖了，换上了一个4岁的小女孩。那是蕾蕾在4周岁时，站在医院长青树前拍下的：孩子的手放在身后，一双黑亮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镜头，好像在思索什么。“她在怀念远方的父亲，知道吗！”她曾在像片背面这样写着，寄给他。自从有了蕾蕾，她就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向他倾诉。两张很不对称的像片，就这样摆在一起，挂在墙上。

“这是妈妈，”蕾蕾指着墙上的像片说，“妈妈年轻的时候照的。那时还没有我哩。真好看，是不是？”

“当然，是这样的。”他觉得该走了，但他走了几步，又站住了。蕾蕾立刻过来，期待地望着他。

“蕾蕾，你喜欢爸爸吗？”

蕾蕾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喜欢。爸爸对我最好了。”

“那就好。”他说。女儿说得很自然，他应该感到放心。他希望的也不这样的回答么？可是当它真的从女儿嘴里说出时，又使他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惆怅，说不出是伤感还是嫉妒？

“好好学习，听爸爸、妈妈的话。还要做个好姐姐，好学生。”

他说一句，蕾蕾应一句，那样认真地听着，就像是听一位最亲密的长辈讲话一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已经觉得这位陌生的叔叔不再是陌生的了。不是路人，也不是一般来往的客人，而是一个非常亲密、非常熟悉的亲人。但是他要走了。她真希望这位叔叔留下来，哪怕再待一会儿也好。

“您不再弹一下琴吗？”蕾蕾指着钢琴说。

他知道女儿的心。是的，此时此刻，除了这个还能给女儿留下什么呢？他又在琴前坐下。蕾蕾也立刻在他身边坐好。琴声又起了。他把感情全都倾注在那微妙的指触中。

“命运就是这样叩门的。”他按下一组重复的音键说。但是这样的解说，对一个13岁的孩子，不是太抽象了吗？可是蕾蕾却郑重地点点头，好像是说：“我懂，我全懂，全都明白。”

当他奏完第一乐章，默然停手时，忽然发现一个男人和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坐在他们的身